

青稞的气息

王吴军



青稞的气息，一直在西藏的风里飘动着。

车驶过日喀则的时候，窗外的景色渐渐开阔起来。远山是青灰色的，山顶覆盖着薄薄的雪，像老人花白的头发。山脚下，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稞田。麦芒齐刷刷地竖着，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风一阵阵吹过来，整片青稞田便涌起了浪，一层一层地涌向天边，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说着什么秘密。那声音极轻、极远，若不凝神细听，便被风声盖过了。可是，你若静下心来听，便能听出那声音里的秘密，不是叹息，不是低语，是那种在高原上长了千年的、不急不慢的呼吸。

我让司机停车，一个人走到青稞田边。

青稞的穗子垂着头，沉甸甸的，每一粒都饱满得像要炸开似的。那颜色不是麦子的金黄，也不是稻子的碧绿，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青灰色。凑近了看，每一株青稞都长得笔直笔直的，秆子硬挺挺的，节节分明。麦芒又长又尖，扎在手上，微微地疼。我掐了一粒青稞的籽粒，放在手心，那青稞粒小小的，圆圆的，青里透着紫，紫里含着青，像一颗小小的宝石。

远处有几个女人正在田里劳作，她们弯着腰，手里拿着镰刀，一下一下地割着青稞。那动作很慢，很从容，不急不躁，像是在做一件早就习惯了的事。风吹过来，把她们的歌声也吹了过来。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像高原上的风。

走到田边，一个年轻的女人直起腰，朝我笑了笑。她的脸红红的，被高原的阳光晒出了两

团鲜艳的颜色。她的头上裹着一块头巾，蓝底白花，在风里轻轻地飘。我问她：“青稞好吗？”她点点头，说：“好。”我又问：“累不累？”她摇摇头，又笑了。那笑容干净得很，像这高原的天，没有一点杂质。

她低下头，继续割青稞，镰刀划过青稞的秆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给这片土地打着拍子。她割得很快，可每一刀都很准，从不割到自己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很，骨节突出，可动作却轻巧极了，像是长了眼睛似的。

青稞在西藏，是有魂的。藏族人说，青稞是上天赐给高原的礼物。没有青稞，就没有糌粑，没有青稞，就没有高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

在拉萨的八廓街，我见过一位藏族老人，坐在墙角，面前摆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糌粑。有人经过时，他就抓一把糌粑，递过去。那些人接过来，捏一捏，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老人看着他们吃，脸上露出满足的笑。那笑里，有慈悲，有欢喜，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东西。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老人注意到了我，也抓了一把糌粑递给我。我接过来，学着别人的样子，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那味道不甜不咸，可嚼着嚼着，便有一股清香从齿缝里渗出来，淡淡的，却很久很久不散。

在日喀则，我遇见了一位做青稞酒的藏族老人，他叫多吉，7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青稞酒。他的作坊不大，就在自家院子里。几口大缸，一个木桶，一个灶台，简简单单的。可他做的酒，方圆百里都知道。多吉老人把青稞倒进锅里，加水、生火。火苗舔着锅底，青稞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像是在唱歌。他守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看，用木勺搅一搅。

“做酒急不得。”他说，“火大了，酒就苦了，火小了，酒就酸了，火必须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他用手试了试锅边的温度，点点头，又往灶里添

了几根柴。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亮堂堂的。

青稞酒出来了，他用木勺舀了一碗，递给我。那酒是淡黄色的、浑厚的，上面浮着几粒青稞。我接过来，喝了一口。那味道醇得很，不辣、不冲，有一股青稞特有的清香。咽下去，喉咙里暖暖的，肚子里也暖暖的。多吉老人看着我，问：“怎么样？”我笑着说：“好。”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开心和得意。

他又给我倒了一碗青稞酒，自己也倒了一碗。我们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喝。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远处有藏族孩子在唱歌，那调子飘过来，和酒香混在一起，让人有些醉了。

在西藏的那些日子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青稞田。有的在河谷里，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寺庙旁边，有的在村庄四周。每一片青稞田都有自己的样子，可是，它们又都那么相似，都是绿绿的、青青的，在风里摇着，在阳光下闪着。每一株青稞都长得差不多，可它们合在一起，就成了这片高原上最美的风景。

离开西藏的前一天，我又去了八廓街。街还是那条街，人还是那些人。转经的老人，一步一步磕着长头的人，卖东西的小贩，拍照的游客，都还在那里。我买了一袋糌粑、一壶青稞酒，坐在大昭寺前的石阶上，慢慢地吃、慢慢地喝。阳光暖暖的，风轻轻的，远处有人在唱歌，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像这高原上的路，没有尽头。

这时，一个年轻的藏族女人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她穿着传统的藏袍，头上戴着绿松石的饰物，脸上有被高原阳光晒出的红。她看了看我手里的糌粑，笑了，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糌粑递给我，示意我尝尝。我接过来，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她的糌粑比我买的好吃，细细的、糯糯的，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她看着我吃，眼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像这高原上的阳光，暖暖的、

软软的。

她用生硬的汉语问我：“好吃吗？”我点点头。她又笑了，那笑容和这青稞一样，朴实、干净，让人心里踏实。

坐了很久，她才起身走了，消失在人群里。我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糌粑，忽然觉得，这小小的面团里，装着太多太多的东西：装着高原的风，装着高原的雪，装着高原的阳光，装着藏族人的汗水，装着藏族人的欢笑，装着千年的历史，装着千年的信仰，装着千年的烟火。

这就是青稞的气息，不是闻到的，是感受到的。它在风里、在田里、在酒里、在糌粑里，在那些红红的脸上、在那些深深的皱纹里、在那些悠悠的歌声里。它是高原的魂，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东西。

车开出拉萨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一眼，远处的山还是那样青，云还是那样白，天还是那样蓝。山脚下的青稞田，一片一片的，在风里摇着，像是在跟我告别。我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风里有青稞的气息，淡淡的，像高原上的泉水，洗着人的肺腑，也洗着人的心。

我想，我是忘不掉这青稞的气息了。回到家乡，每当我闻到麦子的气息，便会想起西藏，想起那些在风里摇曳着的青稞，想起那些在田里劳作的藏族女人，想起那个给我糌粑的藏族老人，想起那个给我倒酒的多吉，想起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藏族女人。他们的脸，他们的笑，他们的话，都像青稞的气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抹不掉。

时光流逝，青稞的气息也越来越淡，可是，我知道，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我心里，在那些去过西藏的人的心里，在那些没去过西藏、却向往西藏的人的心里。青稞是高原的魂，也是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黎外线

河流的独白

杨国琼

我剖开大地的皮肤
在裂缝处
埋下深层的奥秘
候鸟衔来洪荒的种子
在淤积的滩涂上
长出新的岛屿

黄昏时
我收集失落的影子
在夜晚
打捞沉没的月亮
在黎明前
我将一切归还
只留下潮湿的记忆
在沙砾间闪烁

那些渡船早已锈蚀
连同摆渡人的歌谣
一起沉入我幽暗的腹腔
我仍在流淌
带着所有未完成的对话
与消逝的时光
向更深的夜漫溯

我是伤口也是愈合
是遗忘也是重逢
在入海口
我终于学会沉默
将所有的故事
还给大海

全心全意守护雪域高原的澄澈

郝煜

我是一名00后青年，从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远赴世界屋脊，如今扎根在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萨藏村，成为了一名驻村干部。

普玛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这里的天空蓝得极致，却也寒风凛冽、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低。在这里，每一次平稳的呼吸，每一步寻常的前行，都要比平原耗费成倍的气力，每一次抬手弯腰，都是对身体极限的默默挑战。

平日里，村里组织环境卫生整治，总有一幕温暖的画面，一次次触碰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村里的藏族阿佳们，会快步走上前，轻轻从我手中接过清扫工具，用温柔又心疼的语气劝我：“孩子，我们来就好，看着你干活，我们心疼。”

每每听到这番质朴的话语，我的眼眶总会瞬间温热。这些叔叔阿姨年纪与我的父母相仿，甚至更为年长。我看着她们在凛冽的寒风中，佝偻着身躯，背着沉甸甸的垃圾袋，在缺氧的高原上一次次艰难俯身，捡拾着地上的杂物。她们的脚步或许踉跄，呼吸或许急促，却用最坚定的姿态，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我强压着心头的酸楚与感动，笑着回应：“阿佳啦，突切，我们一起来。”

近期，村子周边的道路上，垃圾渐渐多了起来。烟头、塑料瓶、食品包装袋，散落在土地上，格外刺眼。短短数百米的道路，我们和乡亲们徒手清理，足足装满了整整10袋垃圾。在这苦寒的高海拔之地，每一次弯腰都格外费力，每一次捡拾都耗心耗力，可乡亲们从无异议，拼尽全力，只为守护家园原本的模样。

高原的生态，与生俱来便带着一份脆弱。这里的土地、山河、草木，历经千万年才孕育出这般极致的纯净，一旦遭到污染与破坏，便很难再恢复原貌。

雪域西藏，美在澄澈如洗的蓝天，美在一尘不染的大地，更美在这片土地上淳朴热忱、默默守护的人心。这片高原，从不是随意丢弃垃圾的场所，而是无数人用生命坚守的家园。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应当以敬畏之心相待，以文明之举守护。出行途中，请收起随手丢弃的习惯，杜绝车窗抛物，自备一只垃圾袋，收纳旅途中的杂物，让垃圾随人同行，规范投放；请爱惜高原的一草一木，不惊扰生灵，不刻画山石，守护每一缕清风、每一滴净水。

海拔5000余米的苦寒之地，每一次弯腰、每一步前行都格外不易。少一份随意丢弃，便是对高原守护者最大的体谅；多一份文明举止，便能为雪域留住更多纯净。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做雪域净土的守护者，把绝美风光藏于心间，把文明素养留在高原，让这片世界上最澄澈的土地，永远安宁、永远圣洁。



摄影作品《远方》，作者张成林。

立起“戍边文学”新标杆

——评《党益民文集》

王璐

《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官》《根据地》《雪祭》、两卷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一卷诗书画集《雪山上的脚印》悉数收录，并附创作活动年表，清晰勾勒出作家在不同创作领域的轨迹与风格演变。

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是党益民戍边写作的经典之作，也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04年，党益民强忍病痛，用38个夜晚，完成了这部献给戍边战士的作品。他以纪实的笔法，真实再现了戍边战士的生活，没有刻意煽情，却让读者读懂了战士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军人气概。

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中，党益民则突破了传统军旅文学的男性视角，以都市女性的视角切入高原军人的真实生活，将个人情感与国家责任的冲突与共生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部在22天春节假期完成的作品，一经出版便引发关注，被《北京青年报》连载，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作品戍边故事不再是遥远的“英雄传说”，而是充满雪山烟火气的真实生活，为读者理解当代军人精神提供了全新维度，也让戍边文学的表达更加多元、立体。

长篇小说《雪祭》作为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力作，更是将戍边叙事与西藏历史深度融合，让边疆开发与国家认同的深层关联变得可触可感。作品回溯藏北雪拉山往事，书写当代，使西藏历史与当代戍边生活交织辉映，既写出了当代戍边将士的奉献，也写出了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成为国家意识、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

除了独树一帜的戍边叙事，《党益民文集》的文学价值还体现在其对历史、乡土、文化题材

的深度叩问，以及在叙事手法、文本结构上的大胆探索，让作品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新意。党益民的创作从未局限于军旅题材，作为从渭北农村走出的作家，他始终心系乡土；作为深耕历史研究的写作者，他始终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历史；作为非遗文化的关注者，他始终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化的价值，其历史、乡土、文化题材的作品，与戍边作品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其丰富的文学世界。长篇小说《喧嚣荒原》是党益民的成名作，也是其乡土写作的代表，以家族史诗与革命历史的叙事笔法，将民族历史的宏大命题融入个体生命的细微褶皱，写出了乡村的悲喜、泥淖、挣扎、希望，勾勒出一部渭北乡村的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与变迁史。

长篇小说《石羊里的西夏》则是党益民耗时十余年研究党项历史的心血之作，也是其历史写作的经典。这部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以一具石羊里藏匿的密码为线索，再现了800年前西夏的末世苍凉。他没有单纯地还原历史事件，而是将思考落脚于“忧患”二字，让读者在感受西夏历史沧桑的同时，引发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让历史小说拥有了超越历史本身的现实意义。

长篇小说《阿官》则是党益民在文本结构与叙事手法上的大胆创新，这部以家乡富平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宫腔”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被称为渭北民间的“清明上河图”。“阿宫腔”由项羽火烧阿房宫后逃散的官女，将宫廷音乐与民间戏曲融合而成，历经千年传承。党益民以这门濒临绝迹的民间戏曲艺术为灵魂，打破了传统小说的人物主线，采用“笔断意连”的精妙结构，让各章相对独立，组合在一起却成一部完整

书香西藏



当雪域高原的长风掠过纸页，新时代文艺浸润笔墨，一部凝聚着42年戍边岁月、40载创作心血的《党益民文集》出版发行。这部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精心编纂的十卷本文集，囊括了党益民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诗书画集等经典力作，既是作家个人创作生涯的系统梳理，也是当代戍边文学的独特呈现，更是“大文学观”的具体体现，为当代文学留下了兼具精神高度、思想深度与人性温度的珍贵文本。

党益民的文学之路，始终与高原边疆紧密相连。他19岁离开渭北农村，成为一名高原戍边军人，在高原边疆扎根42载，足迹遍布西藏的70多个县区和边境一线，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边疆；作为业余作家，他在繁忙的戍边工作之余，将高原的风雪、边疆的故事、战士的赤诚凝练成文字。

十卷本《党益民文集》，完整呈现了党益民创作的全貌。文集遵循“体裁分类、时间排序”的编纂逻辑，将七卷长篇小说《喧嚣荒原》《一路格桑